田嬰使張丑説楚威王威王乃止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位三年而封田嬰于薛史孟嘗君傳紀年梁惠王後元十三年齊威王封田嬰于薛十月齊城薛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十五年齊威王薨索隱引此與史不同

莊周隱于山嶽湣王遣使齎金百鎰聘以相位周謝使者去引聲歌曰天地之道近在胸臆呼噏精神以養九德渴不求飲饑不索食避世守道志潔如玉卿相之位難可直當巖巖之石幽而清涼枕塊寢處樂在其央寒

得千斛臣竊笑之以為禮薄而願多際輕而望重王

今與吾半日之樂而委以吳王非其計楚王默然此段御覽引今本無亦前事之訛也

四年迎婦于秦

七年與宋攻魏魏敗之觀澤

十二年攻魏　楚圍雍氏秦敗屈丐以上史田齊世家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　初田嬰

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

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于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于天乎將受命于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于天君何憂焉必受命于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為何曰為孫孫之孫為何曰為玄孫玄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

則橫從成則楚王橫成則秦帝必報仇于薛矣夫以秦楚之强而報仇于弱薛譬之猶摩蕭斧而伐朝菌也必不留行矣天下有識之士無不為足下寒心酸鼻者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血食矣高臺既已壞曲池既以漸墳墓既以下而青庭矣嬰兒豎子樵採薪蕘者躑躅其足而歌其上衆人見之無不愀焉為足下悲之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可使若此乎于是孟嘗君泫然泣涕承睫而未隕雍門子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微揮羽

壯無妻免出以野澤為鄰入用窟穴為家困于朝夕無所假貸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鳴條則傷心矣臣一為援琴而長太息未有不悽惻而涕泣者也今若足下居則廣厦高堂連闥洞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在前諂諛侍側揚激楚舞鄭妾流聲以娛耳綠色以淫目水戲則舫龍舟建羽旗鼓釣乎不測之淵野游則登平原馳廣囿强弩下高鳥勇士格猛獸置酒娛樂沉醉忘歸方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

雖有善鼓琴未能動足下也孟嘗君曰固然雍門周
曰臣竊為足下有所常悲夫角帝而困秦者君也連
五國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則横從
成則楚王衡成則秦帝夫以秦楚之强而報弱薛猶
磨蕭斧而伐朝道一作菌也有識之士莫不為足下寒
心天道不常寒暑更進退千秋萬歲之後宗廟必不
血食高臺既以傾曲池又已平墳墓生荆棘狐狸穴
其中遊兒牧豎躑躅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之尊貴

亦猶若是乎於是孟嘗君喟然太息涕淚交睫而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叩角羽終而成曲孟嘗君遂歔欷而就之曰先生鼓琴令文立若亡國之人也

張禄掌門見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為之有道君亦知之乎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則是修也倉庾盈而不虛則是富也為之柰何其說可得聞乎張禄曰願君貴則舉賢富則振貧若是則衣新而不舊倉

之奈何張祿曰夫秦者四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爲吾爲丈尺之書寄我與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間謀固不遇臣矣孟嘗君曰敬聞命矣因爲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謂秦王曰自祿之來入大王之境田疇益辟吏民益治然而大王有一不得者大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曰夫山東有相所謂孟嘗君者其人賢人天下無急則已有急則能收天下英乂雄俊之士與之合交連友者疑獨此耳然則大王

爲秦相人或説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今相秦
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嘗君
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
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
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
對最下坐有能爲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爲狗
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
爲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

教首也哉言後人視此為戒孟嘗曰善乃勿逐三柱子逐客

孟嘗君寄客于齊王三年而不見用客反謂孟嘗君曰君之寄臣也三年而不見用不知臣之罪也君之過也

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縷因針而入不因針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夫子之材必薄矣尚何怨乎寡人哉客曰不然臣聞周氏之嚳韓氏之盧天下疾狗也見兎而指屬則無失兎矣望見而放狗也則累世不能得兎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也孟嘗君曰不然昔華舟杞

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躡屩而見之孟嘗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驩國策作煖聞君好士以貧身歸于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荅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緱蒯繩類緱把劍之處言其劍把無物可裝以小繩纏之也彈其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問傳舍長荅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問傳舍長舍長荅曰先生又

欲强齊而弱秦憑軾結靷西入秦者無不欲强秦而弱
齊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强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
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
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為雄而齊為雌雌
則臨淄即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
益與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强國豈可
以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絶其霸强之畧齊王
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告

言夫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亡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絶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史孟嘗君傳

列士傳孟嘗君食客三千人上客食肉中客食魚下

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於齊至厚也（周最周之公子）而齊王逐之而聽親弗（親弗人姓名國策作祝弗）（焉得之）相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又禁天下之變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必走則齊王孰與為其國也于是孟嘗君從其計而呂禮嫉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冉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强國也

曰有人自南方來鮒入而鯢居鮒小魚鯢大魚魚之賊也能吠食小魚使人之朝為草而國為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援已不用若言又斮之東閭其以吾參大二子者乎呂覽貴直

尹文見齊王尹文齊人作名書一篇在公孫龍前公孫龍稱之齊王湣王也齊王謂尹文曰寡人甚好士尹文曰願聞何謂士王未有以應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親則孝事君則忠交友則信居鄉則悌有此四行者可謂士乎齊王曰此真所謂士已尹文曰王得若人肯以為臣乎王曰所願而不能得也尹

方若此也王曰使寡人治信若是則民雖不治寡人勿
怨也意者未之然乎尹文曰言之不敢無說請言其說
王之令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民有畏王之令深見侮
而不敢鬬者是全王令也而王曰見侮而不敢鬬是辱
也夫謂之辱者非此之謂也以為臣不以為臣者罪之
也此無罪而王罰之也齊王無以應呂覽正名

漢書　名家尹文子一篇說齊宣王　據呂氏春秋

尹文說齊湣王

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幡校四時冬起雷夏造氷飛者走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

漢書道家老成子十八篇

列精子高聽行乎齊湣王列精子高六國時賢人也聽行其德行見敬於齊王也善衣東布衣白縞冠顙推之履特會朝雨袪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顙推之履弊履也袪步舉衣而步也我何若問其好醜何如也侍者曰公姣且麗列精子高因步而窺于井粲然惡丈夫之狀也喟然歎曰侍者為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又

近有芻水旁者告齊候者曰候視也水淺深易知楚人所盛守盡其淺者也所簡守皆其深者也候者載芻者與見章子章子甚喜因練卒以夜掩楚人之所盛守果殺唐蔑呂覽處方

三十六年王為東帝秦昭王為西帝蘇代自燕來入齊見於章華東門齊王曰嘻善子來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為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來微願王受之而勿備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無後也且

乘因令奄將宮人之美妾二十人並遺季也虞子因相謂曰為公者必利不為公者必害吾曹何愛不為公因私競勸而遂為之薛公以人臣之埶假人主之術也韓子

外儲右　齊湣王三十八年田文奔魏以為相薛公即孟嘗耳

三十九年秦來伐我拔我列城九史田齊世家

湣王四十年燕秦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以伐敗我濟西王解而却燕將樂毅遂入臨淄盡取齊之寶藏器湣王出亡之衛衛君辟宮舍之稱臣而共具湣王不遜衛

春秋戰國異辭卷四十一

右春坊右諭德陳厚耀撰

田齊

襄王

襄王既立立太史氏女為王后是為君王后生子建太史敫曰女不取媒因自嫁非吾種也汙吾世終身不覩君王后君王后賢不以不覩故失人子之禮史田齊世家

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雁鶩有餘粟紈素綺繡靡麗堂楯從風而弊而士曾不得以緣衣果園梨栗後宮婦人擷以相擿而士曾不得一嘗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用所輕之財而欲使士致所重之死豈不難乎哉于是宗衛面有慚色逡巡避席而謝曰此衛之過也說苑尊賢新序作燕相

宋燕相齊見逐罷歸之舍名門尉陳饒等二十六人曰諸大夫有能與我赴諸侯者乎陳饒等皆伏而不對宋

其友曰子何以知之吐曰吾以屠知之其友曰何謂也吐曰吾肉善如量而去若少耳吾肉不善雖以他附益之尚猶不售今厚送子子醜故耳友後見之果醜傳曰目如擗杏齒如編貝 韓詩卷九

越甲至齊雍門子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之為人臣之禮邪雍門子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于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王曰子為何死車右對曰為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

洗耳而不受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伯夷叔齊辭諸侯之位而不為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於陵仲子辭三公之位而傭為人灌園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智過去君弟變姓名免為庶人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將軍知之乎曰唯然知之此五大夫者名辭之而實羞之今將軍方吞一國之權提鼓擁旗被堅執鋭旋回十萬之師擅斧鉞之誅慎毋以士之所羞者驕士田贖曰今日諸君皆為贖祖道具酒脯